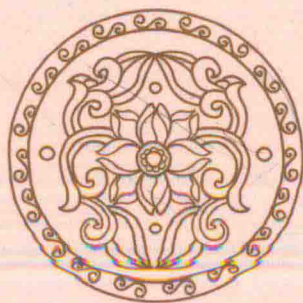


现代汉语 习语性构式研究

XIANDAIHANYU XIYUXINGGOU SHIYANJIU

■ 刘禀诚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现代汉语 习语性构式研究

XIANDAIHANYÜ Xiyuxinggoushiyanjiu

刘稟诚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习语性构式研究 / 刘稟诚著. --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9.5

ISBN 978 - 7 - 210 - 11343 - 0

I. ①现… II. ①刘… III. ①汉语 - 社会习惯语 - 研究 IV. ①H13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95421 号

现代汉语习语性构式研究

刘稟诚 著

责任编辑:吴艺文

封面设计:同异文化传媒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邮编:330006)

编辑部电话:0791—86898470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15

网址:www.jxpph.com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17

字数:290 千

ISBN 978 - 7 - 210 - 11343 - 0

赣版权登字—01—2019—21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48.00 元

承印厂: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相关研究现状述评	6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11
第四节 语料来源与说明	12
第二章 习语性构式的理论基础	13
第一节 习语性构式的理论依据	13
一、范畴化与原型范畴理论	13
二、不对称与标记论	15
三、构式语法	16
第二节 习语性构式的特征	18
一、语法特征	19
二、语义特征	20
三、语用特征	21
第三节 习语性构式的标准	24
一、形式的单用性	24
二、结构的凝固性	25
三、意义的整体性	26
四、使用的长期性	26
五、语用的高频性	27

六、语体的口语性	28
第四节 习语性构式的分类	29
一、已有分类	29
二、我们的分类	31
第五节 与习语性构式相似相关的重要概念	36
一、相似概念	36
二、相关概念	38
本章小结	40
第三章 习语性构式的语境考察:应答语视角	42
第一节 习语性构式的语境性与惯例化	42
第二节 应答语研究现状	43
一、定义、特征	43
二、分类研究	46
三、总评	48
第三节 负面评价应答语构式	50
一、定义与分类	50
二、“否定”类	51
三、“责怪”类	54
四、“劝阻”类	56
五、“怀疑”类	57
第四节 非负面评价应答语构式	58
一、定义与分类	58
二、“赞同”类	58
三、“鼓励”类	62
四、“应允”类	64
五、“肯定”类	65
六、“接受”类	67
七、“知晓”类	68
八、“理解”类	70

九、“转换”类	72
本章小结	73
第四章 习语性构式的语境考察:插入语视角	75
第一节 插入语研究述评	75
一、插入语研究基本现状	75
二、择要评价	79
第二节 插入语的分类考察	81
一、“提醒”类	81
二、“强调”类	87
三、“注释”类	88
四、“来源”类	94
五、“推断”类	95
六、“意见”类	97
七、“语气”类	98
本章小结	99
第五章 习语性构式的对称与不对称	100
第一节 相关研究综述	100
第二节 习语性构式的对称	104
第三节 习语性构式的不对称	109
本章小结	118
第六章 习语性构式隐现的规律与机制	120
第一节 相关研究综述	120
第二节 代词的“现”:代词作为对比焦点	121
第三节 代词的“可隐可现”:代词作为“轻主语”	126
本章小结	130

第七章	习语性构式的演变机制:语法化	132
第一节	语法化研究综述	132
第二节	习语性构式的构式化路径	142
第三节	习语性构式中的代词虚化	146
第四节	习语性构式中的动词虚化	152
第五节	习语性构式的整体语法化	153
第六节	习语性构式的语法化程度及其动因机制	154
	本章小结	156
第八章	习语性构式的演变机制:主观化	158
第一节	相关研究综述	158
第二节	习语性构式中的整体主观化:以插入语、应答语为例	166
第三节	习语性构式中的主观标记成分:代词与虚化动词	170
第四节	习语性构式中的主观标记成分:非代词	172
	本章小结	178
第九章	习语性构式的个案分析	180
第一节	习语性构式“(你)又来了”	180
第二节	习语性构式“X着也是X着”	194
第三节	习语性构式“我问你”及其相似构式	204
	本章小结	213
附录一	有代词标记的习语性构式	215
附录二	无代词标记的习语性构式	223
参考文献		227
后记		261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一、从几则幽默笑话说起

第一则：

全家人一起看《动物世界》。老哥突然指着电视上一头猪对我说：“咦，这不是你吗？”我习惯性地吼了句：“是你妹!”之后就后悔了……（《你妹才是一头猪》）

第二则：

一日，小真的妈妈看见小真的爸爸在翻箱倒柜地找东西，就问小真：“你爸爸在找什么呢？”小真疑惑地说：“不知道，可能在找你，也可能在找奶奶。”妈妈不解。小真接着说：“因为他一边找一边说奶奶的，真他妈的不好找。”（《找东西》）

第三则：

大学的时候，女朋友 MM 是可爱型，很傻很天真，喜欢追问古怪的问题。有一次，陪她上街，她一定要我回答：“我和你前女友谁的身材好？”

我在很正经地思索，忽然身后一哥们果断插嘴：“你好！”

我们惊恐地回头，看谁这么八卦，结果是一陌生哥们。他估计被我们表情吓坏，颤声说：“你好，中山街怎么走……”（《这样太巧合了吧》）

第四则：

我这辈子只有两件事不会：这也不会，那也不会。（《只有两件事不会》）

第五则：

记者采访一位老奶奶。

记者问：“对在城市随便燃放鞭炮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啊？”

老奶奶：“我还能怎么看啊？就是趴窗户上看……”（《怎么看燃放鞭炮》）

第六则：

一个患有脚痒的病者去看医生，当他见到医生时脚忽然痒得非常厉害，于是就着急地对医生说道：“脚痒，脚痒。”可是医生却听成了“久仰，久仰”，于是他说道：“哪里，哪里。”那人指着脚说：“这里，这里。”（《久仰，久仰》）

以上六则幽默笑话（下划线为笔者所加。下同），就画线部分而言，都是习语性结构，关涉词汇化、语法化与主观化问题。此类“幽默笑话”时不时会在实际生活中再现出来并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能否从千差万别的习语性结构中找到相似性并再分类？

我们知道，范畴化是语言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研究能否深入，与对语言范畴能否归纳概括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汉语习语性结构（存在习语性程度差异）是汉语的丰富宝库，以往的研究成果对熟语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近些年插入语、应答词语、话语标记（语用标记）等习语性结构的研究也渐趋成为研究热点。我们感兴趣的是，其中除了都是习语性结构以外，还能不能进一步找出相似性并据此对其分类。我们在对口语习用语（参见附录）进行整理时，发现可用“习语性构式”来概括之。习语性构式就是范畴化的产物，是从千差万别的习语性结构中找到相似性并据此对其分类的过程和结果。

二、习语性构式

1. 习语

习语(idiom)也叫习用语、习惯用语^①。一般指那些常用在一起，具有特定形式的词组或固定的表达法，其蕴含的意义往往不能从组成成分的意思推测而得。

比如说，“谁知道”“你看你”“A也好，B也好”这类习用语又称为口语习用语，这是考虑到它们是在口语交际中产生，并且多用在口语中以及接近口语体的文学作品中。（常玉钟，1993）在日常的口语交际中，有这样一些短语或句子，比如“我说呢”“又来了”“有完没完”等，它们相对固定，作为一个整体，表达某个完整的意思或是某种态度，具有定形式、定语境、定语义的特点；构成成分和语序趋于固定，用在何种语言环境、表达何种语义与语气已在话语实践中约定俗成，它们

^①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习用”：经常用；惯用。

在口语交际中,由临时的自由的组合,演变成了定型的现成的语句,具有熟语性质,而它们与成语、谚语、俗语、惯用语又有所不同,我们称它们为口语习用语。(常玉钟,1989)

习用语是在语言环境的媒介、催化作用下形成的,这一演变过程的实质是“语用法的约定俗成后成为固定的词汇和语法事实”;习用语的含义有特定的语用含义,这是因为其语用义是受到一定语境制约的。习用语的确认和筛选,必须符合如下条件:1. 形式固定(构成成分和组合形式固定——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某些习用语的形式固定化程度较高,而某些习用语的形式固定化程度不很高)。这是确认习用语的外部静态标志。2. 表达的应是受一定语境制约的语用含义。发掘语用含义,才能确认习用语。3. 其结构形式和意义形成固定联系。语用义是受到语境制约的,而语用义出现在什么语境,能表达什么含义,还要受到构成它的词语和结构形式的制约。语用义对语法结构和语义也有反作用。(常玉钟,1993)

习语研究强调其语用义、熟语性或约定俗成性。常玉钟(1993)、张风格(2008)在论述口语习用语时认为,它表达的是语用意义,即隐含性的或者言外之意,这种意义更强调的是人际的、变化的和可商量的意义。几乎全部的口语习用语表达的都是同一个语义域:说话人的主观认知义,即表达的是人们的内心感受和对人对事的态度及评价色彩,或者说表达的是情态意义。张风格(2005)认为,“口语习用语作为一类熟语,自然也具有熟语的一般属性”。郑娟曼(2015:13)认为,约定俗成性是习语的强制性特征,Nunberg & Wasow(1994)认为的“非灵活性”“修辞性”“谚语性”“非正式性”“情感倾向性”等五个习语特征都不是必要特征。

2. 构式

构式语法强调构式的习语性,构式的研究始于对习语的考察。学界普遍认为,Fillmore等人(1988)对let alone(即“更不用说”)构式的研究是构式语法的奠基之作,而此文即以习语为起点和焦点。虽然目前构式研究的范围从语素到复句不等,但研究最集中、最充分的还是习语领域。(郑娟曼,2015:12)这是因为构式与习语有着太多的共通之处:作为形式—意义匹配对应体,构式的形式或者意义的某个方面不可预测;该界定抓住了习语共有的一个特点,即对习语的解读不仅仅就是把构成该习语的各个单词的意义加起来,构式的意义也不仅仅是组成构式的各个单词的意义的叠加组合,而是具有非组构性、不可预测的意义。习语表达

(式)还具有如下特点:(1)“习语表达无处不在”。(2)“习语表达式不仅仅是固定的词串”,还应“把它视为一个一个的图式,这些图式有很多空槽(slots)”;换句话说,习语表达包括实体构式、图式构式。(3)“习语表达式都具有能产性”。(参 Martin Hilpert, 2014; 张国华译, 2016: 4—13)

关于构式, Goldberg (1995: 4) 提出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构式(Construction。张伯江[1999]译为“句式”)概念:(1)如果用 C 代表独立句式,把 C 看成是一个形式(Fi)和意义(Si)的对应体,C 所能够成立的充分必要条件是:Fi 或 Si 的某些特征不能从 C 自身的组成成分或者从其他已有的句式预测出来。(张伯江译, 1999)(2)C 是一个构式,当且仅当 C 是一个形式—意义的配对〈Fi, Si〉,但 C 的形式(Fi)或意义(Si)的某些方面不能从 C 的构成成分或其他先前已有的构式中得到完全预测。(吴海波译, 2007: 4) Martin Hilpert 进而认为:只要有证据表明该图式及其各个实例(引者注:即图式构式、实体构式)都是规约化的形式和意义匹配对应体,那么它们都应视为构式。(参 Martin Hilpert, 2014; 张国华译, 2016: 100)

构式又有什么特征呢? 首先, 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强调习语性、形义匹配性。构式是形式与意义的结合体,包括语素、词、半固定和固定的习语或熟语以及抽象的句型,跨语言的多个层次,有关语言的所有的知识可用构式的网络来建构。各类构式都是在习得者接受了足够的输入并借助于一般的认知机制而习得的。其次, 构式语法强调不可推导性。构式语法对构式的分析采取“所见即所得”的方法, 构式不是推导得出的。语言中各种规约化的“形式—意义/功能”结合体都是构式, 构式存在于语言的各个层面。任何语言表达式, 只要它的形式、意义或功能不能完全从其组成成分中推知出来, 就都可称为构式。构式语法是对语言本质的一种崭新的认识, 对先前未能解释的语言结构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然而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参严辰松, 2006) 再次, 构式语法还强调不完全预测性、高频性。Goldberg(1995: 4)关于构式的定义中有两个核心:“一是构式是形式与意义的配对;二是从构成成分不能预测整个构式的意义。”后来 Goldberg 在其 1995 年定义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定义:“任何语言格式, 只要其形式或功能的某些方面不能从其组成部分或其他已经存在的构式中得到完全预测, 就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构式。此外, 即使有些语言格式可以得到完全预测, 只要它们的出现频率很高, 这些格式仍然会被语言使用者存储为构式。”(Goldberg, 2006; 吴海波译, 2013: 5) 该定义还被 Martin Hilpert(2014)重点引介(参张国华译,

2013:17)。无疑,该修订了的定义在“不能完全预测”的基础上增加了“高频使用”这一与习语性构式极为吻合的特质。

3. 习语性构式

迄今为止,关于习语性构式,学界似乎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基本界定了其特征、范围。比如程琪龙(2011)从义形之间的关系出发,认为构式有(习惯性)不可分解的整体性构式和内部可以分解的组合性构式,两者相当于 Jackendoff (2002)所说的词项记忆中的习语性构式和在线加工组合性构式。显然,习语性构式指的是“词项记忆中的(习惯性)不可分解的整体性构式”。

施春宏(2011)认为,“构式”(construction)既包括传统所理解的句子结构形式(尤其是特殊句式),还包括新近引起重视的语块/构式块、框式结构(circum-construction)等具有特殊功能的结构体;并认为当前的汉语研究热点包括习语性构式,它主要包括各类固定用语,关于“总而言之、好的、不好意思”之类纯粹习语性成分的研究大多跟词汇化、语法化等方面研究相关联(就教学而言,基本上作为固定词项来处理)。施春宏(2017)明确认为,习语性构式包括形式完全固定的特殊短语/语块和部分固定的特殊句子、框式结构,即包括实体构式和部分图式构式。郑娟曼(2015:13—14)则认为习语性构式具有不可推导性、句法上的单层性、高频性、独立性、定型性和习语性等特征。

杨玉玲(2016:5)论述了“标记性构式”,指出其“是指一种相对比较固定的结构,这些结构由有些固定的标记项来确立框架和意义,而实际上从这些标记项上又无法很好地推导出整个构式的含义”。它大致相当于施春宏(2017)认为的“图式构式”。

我们认为,习语性构式就是范畴化的产物,是从千差万别的习语性结构中找到相似性并据此对其分类的过程和结果,存在习语性程度、典型性程度差异,主要包括口语习用语(其中包括成语化的口头俗语^①,口语化的古语^②)。

① 成语化的口头俗语,指的是黄廖本《现代汉语》(第五版)下册255页指出的“成语的来源”之一“口头俗语”,其中“狼子野心、众志成城、千夫所指”“一干二净、千方百计、指手画脚”分别来自古代俚语、后世口语。“好说歹说、死乞白赖、有完没完、长说短说、满打满算”也属于成语化的口头俗语。

② 口语化的古语,指的是“孰料、何必、蠢见、蠢测、岂敢、岂有此理、何出此言、何足挂齿、愿闻其详、悉听尊便、惟命是从、不可造次、非我莫属、敬谢不敏、一言为定、领教(领教)、承让(承让)、彼此彼此”等书面语色彩的习语性构式,其用语庄雅,含有文言词“岂、孰、何、其、惟、非、莫、蠢、言、彼、此”等,但就适用语境而言,也多用于口语性或对话性的语境,已然口语化了。

第二节 相关研究现状述评

下面主要梳理、总结含有代词标记的习语性构式之研究。

吕叔湘、江蓝生(1985:22—387)较早关注含有代词的“熟语”(有时用“熟语性”“高度熟语性”“固定熟语”“现成的熟语”)格式研究。学界在连锁句、连代句、对举句、重叠句等格式研究上对此也多有涉及。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含有代词的习语性构式(包含口语习用语、常用格式)基本遵循“行域→知域→言域”的演变路径,通过语法化与主观化的手段,逐步演变为话语标记或语用标记。在含有代词的习语性构式及其教学方面,常玉钟(1990,1993),张风格(2004,2005,2006,2007,2008),刘德联、刘晓雨(2005),张建新(2008),李宗江、王慧兰(2011,把“你猜怎么着”等“语篇关联语”称为“新虚词”)等研究较为突出。在个案研究上,具体表现在含有代词三个小类的习语性构式上。

一、含有代词标记的习语性构式

(一)含有人称代词标记的习语性构式

这方面的成果有孟琮(1982)、刘月华(1986)、方梅(2005)、李宗江(2010)等近百篇论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张旺熹、姚京晶(2009)、曹秀玲(2010)这两篇带有总结意义的论文。下面我们从人称代词的句法分布来分类阐述。

1. 人称代词居首的。可分为两小类:(1)“我/你V”构式。往往集中在“人称代词(主要是第一二人称)+说/看/想/知道/认为”构式上。这方面成果主要表现在:孟琮(1982)对“说”字构成的熟语性短语,刘月华(1986)对“我/你V(说/想/看)”,吕明臣(1999)对“我想、我说、我看、依我看、你听、你们看、你想想”等包含人称代词的“独立成分”“插入语”,郭昭军(2004)对现代汉语中的弱断言谓词“我想”,谢芷欣(2004)对口语结构“我说”,方梅(2005)对“猜、想、看、觉得、觉着、认为”等汉语认证义谓宾动词(与英语的“I think, she think”中的“think”做了比较),曾立英(2005)对“我看”与“你看”的主观化,刘丽艳(2006)对话语标记“你知道”,陈振宇(2006)对“我看”“你看”的情态意义和语用条件,王媛媛(2006)对普通话中“你看”变体,刘崧(2008)对“我说”的语义演变及其主观化,张聪燕(2008)对话语标记语“你知道吗”,张旺熹、姚京晶(2009)对“人称代词+看/说/想”类结构的话语标记用法,张德岁(2009)对话语标记“你想”的成因及其语用修辞功能,尹海良(2009)对自然会话中“我说”的语用标记功能,张丽萍

(2009)对法庭话语标记语“我(们)认为”,乐耀(2010)对北京话“你像”的话语功能及相关问题,李宗江(2010)对“我说”类话语标记,王静(2010)、李丽群(2010)对话语标记“我说”,戴蕾(2010)对话语标记“你知道”的语义、语用,都作了某方面的有益探讨。曹秀玲(2010)则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论述了“我/你V”的语法化(从主谓结构到话语标记)及相关问题,提出了许多富有见地的意见,带有总结性意义。王涛(2017)对话语标记“我去”作了考察,认为它是说话人对不寻常刺激做出的言语反应,它在表达“意外、惊讶”的基础上,还可以表达“愤怒、厌恶”“嘲讽、不屑”和“赞叹”等情感功能;其话语标记化的原因主要包括“去”意义的虚化、相同结构中类似语义吸收和委婉化表达的需要。(2)其他构式。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人称代词除了常用的“我”“你”之外,还有“他(她)”。比如,天长(2002)对“你比如说”,宗守云(2003)对“我V了”与“他V了”,郭圣林、张尹琼(2004)对“她世纪”与“她世界”,陈慧(2004)对“你VvO”格式,丁崇明(2006)对歧义格式“我也V不好”,李霞(2006)对“人称代词+啊”的语用特色,殷树林(2007)对“你以为(当)X?”问句及相关句类,张华杰、杨莉莉(2009)对“你个”结构,陈晓蕾(2010)对“人称代词+来₂+V(P)”构式语义,陈丽梅(2010)对元话语标记“最后,我说一句”的修辞特色,毛继光、方昱(2014)对“我是说X”构式,刘稟诚(2016)对习语构式“(你)又来了”的贬抑性及其制约要素,也都作了有益探索。

2. 人称代词居中的。邹韶华(1986)对“看你V/A de!”,张云峰(2004)对“看把你……的”,李德华(2010)对“(你)看你V的”,原云(2003)对“V+你的+N(吧)!” ,卢江(2007)对“不是我说”这一标记语,曾传禄(2008)对“V你的N!”,刘超(2009)对“给我+VP”,唐巧娟(2013)对“给我X”构式,张金圈、唐雪凝(2013)对汉语中的认识立场标记“要我说”及相关格式,尹海良(2014)对强势指令义构式“给我+VP”等人称代词居中的构式,都作了有益探究。

3. 人称代词居尾的。及轶嵘(2000)对“想死我了”和“想死你了”,徐银(2010)对“形(动)死我了”,梁智智(2009)对“X+如+人称代词”,曾亮(2006)对“如/若+指示代词”,李宗江(2009)对“看你”类话语标记等人称代词居尾的构式,也都作了有益探究。

4. 人称代词分居首尾的(“你+V+你”构式)。郑娟曼、张先亮(2009)对“责怪”式话语标记“你看你”作了考察和研究,认为它不是一个发展非常成熟的话语标记。

5. 三称代词交叉的。吕韦华(1998)论述了“你”“我”对举这一现代汉语常见现象;王德春(2000)对“我想死你啦!”与“我打死你”“我想死”作了比较;杨子(2008)解读了“我等得你心急”类“V得”句;郝琳(2009)、乐耀(2011)、任振翔(2011)、温素萍(2011,2012,2015)、潘先军(2013)、张蕾(2014)、王淑宁(2016)、刘焱(2016)、唐雪凝、张金圈(2016)、王素改(2017)、牛静静(2017)论述了语用标记或话语标记“不是我说你”;李昕(2013)论述了“不是我V你”构式。还有,陈丽君(2010)对“我给你说”,董秀芳(2010)对话语标记“我告诉你”,祁杰(2010)对兼语结构式“我叫你VP”,刘稟诚(2014)对话语标记“我问你”与“(你)告诉我”,李丽君(2014)、朱军、李丽君(2015)对“你A你的(X),我B我的(Y)”对举构式,都作出了有益探索。

(二)含有指示代词标记的习语性构式

主要探讨“这样吧、这不、那还用说、那是”等。从“这”“那”的组合方式来看,可分为如下几类:1.“这”字的。如:(1)“这样吧”(司红霞,2005)。(2)“这不”(于宝娟,2009;胡建峰,2010;杨迎春,2010;王霞,2010;陈立莎,2010;赵志强,2011;周敏莉,2011)。(3)“这NP”(这其中、这年头。参贺焕璜,1997;张琪昀,2004;李丽虹,2005;邓巨,2007;晁代金,2008)。2.“那”字的。如:郭圣林(2002)对“那个、那样、那种、那件”的避讳用法,杨安红、蒋华(2003)对“那、那样、那么”的下指用法,唐雪凝(2009)对“那还用说”“那叫一(个)X”,张振亚、王彬(2009)对应答语“那是”使用的语用环境及效果,都作出了有益的探讨。3.“这(此)”“那(彼)”成对合用的。论文有林立(1982),曹秀玲(2000),丁启阵(2003),曾美燕(2004),章婷(2004),周洪学(2009),刘稟诚、王存斌(2016),刘稟诚、邱斌(2016)等。4.“这(此)”“那(彼)”字替换的。包括:(1)“那/这叫一个X”构式(赵雅青,2010);(2)“旁指代词+这/那”构式(彭爽,2008);(3)“如/若+指示代词”构式(曾亮,2006)。

(三)含有疑问代词标记的习语性构式

集中在对“谁知(道)”、连锁句和“X什么X”格式的探讨上。从含有不同的疑问代词来看,可分为如下几类:1.含有“谁”的。比如“谁知(道)”构式(杨伟萍,2003;董秀芳,2007;张富翠,2009;胡德明,2011)。2.含有“哪”的。比如“哪里是A,简直是B”构式(黄佩文,2003)、“V哪门子N”构式(闫梦月,2016)。3.含有“什么”的:(1)“X什么X”构式(徐复岭,1995;崔山佳,1995;朱军、盛新华,

2002;刘稟诚,2003;晏宗杰,2004;朱锡明,2005);(2)“A 什么 B”构式(王海峰,2003);(3)“什么 X 不 X(的)”构式(丁雪欢,2007;朱培,2015)。(4)“V₁ 什么,(就)V₂ 什么”构式(田永焕,2014)。

4. 含有“怎么”的:(1)“怎么着”构式(王力,1943,1982:318—319;吕叔湘,1985:320—324,1999:652;宋孝才,1987;玛琳娜·吉布拉泽,2005;王晓燕,2009:19—21;刘婷,2010:16—19;李宗江、王慧兰,2011:295,378,483;施光亨,2012:261—263;祖生利,2014;刘稟诚、肖清钧,2017);(2)“怎么 X 怎么 Y”构式(昌梅香、祝晓宏,2008;黄秀坤,2008;肖沛,2012;徐欢,2013;陈行知,2013);(3)“怎么说”构式(郑绮、蒲霏,2009;刘丽艳,2013;胡灿明,2016);(4)“怎么说呢”构式(凌乙,2010;曹秀玲,2014;陶文燕、许剑宇,2014;吕为光,2015;张芳、肖任飞,2016;梁然,2016);(5)“再怎么说”构式(王刚,2015;杨敏敏,2016);(6)“不管怎么说”构式(张漪,2017);(7)“怎么(样)啦”构式(金有景,1990);(8)“再怎么 X 也 Y”构式(王富丽,2015);(9)“怎么 X 也/都 Y”构式(张宇,2017;马艳华,2017)。

5. “汉语驴子句”“连锁句”“连锁复句”和“连锁构式”。主要有吕叔湘(1944,1982:183),王力(1944,1985:232),太田辰夫(1958,1987,2003:144),史存直(1985),吕叔湘、江蓝生(1985:111—362),邢公畹(1984,1985,1990),徐丹(1989),温宾利(1996),王欣(2007),文卫平(2008),昌梅香、祝晓宏(2008)等。

(四)兼有人称、指示代词标记的习语性构式

主要有:1. “我把你这个 NP!”格式。论文有高万云(1997)、邹洪民(2000)、张美兰(2000,2002)、陈爱锋(2005)、范会兵(2008)、丁婵婵(2011)等。

2. “你/我+这/那(个)+NP”格式。张洪超、尹洪波(2004)对“你这个+NP”,张新华(2005)对“你这个 NP!”,张艳玲、刁世兰(2006)对“我那个前妻”,樊中元、蒋华(2010)对“你那 X”,刁世兰(2010)对人称代词与“这/那”的组合规律及制约因素,岳金华(2016)对“你这个 N”的构式压制理论,也都作出了较好的解读。

总之,人称代词类习语性构式的研究成果远多于指示、疑问代词类的。

(五)习语性构式的“普一方一古一外”比较研究

尹世超(2008)描写东北官话疑问代词“咋”及带“咋”词语与格式的特点,并与普通话的“怎”“怎么”以及带“怎”“怎么”的相关词语与格式进行比较。董秀芳(2007)、李宗江(2010)、胡德明(2011)分别对“谁知道”“我说”“谁知”进行了共时与历时考察。方梅(2005)通过认证义动词与英语的“I think, She think”中的

“think”的比较,考察了认证义动词从谓宾动词到语用标记的演变。

二、其他标记的习语性构式

除了以上代词标记的习语性构式,还有其他标记的习语性构式,主要体现在含有重叠成分的习语性构式上。胡芳芳(2013),陈景元(2013),魏红、马秋燕(2014)分别对“非A非B”“即A即B”“不A不B”等构式,朱军(2013)对汉语“N中的/之N”格式及其构式化,吉益民(2016)对汉语主观极量构式“N中的N”,金江、应丽君(2015)对构式“别拿N₁不当N₂”的语义语用,胡德明、毕晋(2015),李贤卓(2016)对“要多X有多X”构式,马兴茹(2016)对构式“(S)V₁多少,(S)(就)V₂多少”,罗芬(2016)对构式“都XP了,还VP呢”的主观性,葛厚伟(2016)对“不想当X的Y,不是好Y/Z”构式,朱皋(2017)对“不V也得V”的构式都作了深入而细致的分析。

三、基于网络的新型习语性构式研究

主要有“我X故我在”(周娟,2004)、“我A我B(我C/我D)”(刘稟诚,2008;陆旭,2016;温锁林,2018)、“(今天),你XX了吗?”(朱玉宾,2007;董秀英,2008;钟应春,2009;陈晓宁,2010)、“我的XX我做主”(文灿,2010)、“XX,你XX喊你回家吃饭”(郑博,2010)、“那叫一个X”(赵雅青,2010;朱玲君、周敏莉,2011;甄珍,2016)、“我晕”(杜超,2011)、“我不是X,何必Y”(陈礼权,2012)、“我了(嘞)个去”(贺书伟,2013)、“你懂的”(乐晋霞,2014;杨松梅、钟庆伦,2015)、“你妹”(李云凤,2015)、“我也是醉了”(宗亚妮,2014;李蓉、甘赛,2015;赵帅妮、吴芳,2015;周丽丽,2015;吴林,2015;赵海亮、苏静,2017;冯媛媛,2017)、“X虽易,Y不易,且A且B”(田家隆,2016)、“很X单很Y双”(许歆媛,2016)、“X就是任性”(曹毅芳,2016)、“要不要这么Y”(杨杏红,2016)、“各种X”(宋作艳,2016;张文蓉、仇伟,2017;钱琼,2017)、“最M₊H,没有之一”(吉益民,2017)、“有一种X叫Y”(董涛,2017)、“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杨绪明、邱小琦,2017)、“还能再A点吗”(甄珍、丁崇明,2017)、“一个大写的X”(孙青,2017)、“我的N双我的N单”(孙福婷、罗堃,2017)、“厉害了我的NP”构式(彭彬、程邦雄,2017;张海涛,2017)、“我可能X了假Y”(刘艳丽,2017;袁舒,2018)等网络流行语构式,从模因论、语用认知、构式语法、话语标记、语法化、主观性等多角度进行了论述。

海外的成果以 Biq, Yung - O(毕永娥)、Tao Hongyin(陶红印)、太田辰夫、Anna、Deborah Schiffrin 等学者的论述为代表,虽然其中鲜有直接论述习语性构式,但